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芳錄
第三十一回 眾學士爭詠合歡詞 醋夫人尋鬧新姨宅

卻說王蘭娶了洛珠進京，寄居雲從龍府內。自己留心四處尋找房屋，不是價高即是地僻，都難以合意。一日無事，偕了祝伯青到柳五官家來，五官迎接入內。茶罷，五官詢問浙江風俗，王蘭將各屬山川名勝，細說一番。伯青即說到王蘭要覓住宅，五官道：「這又何難，該早為與我商量，倒成功多時了。恰好我東城外一所住宅，租戶走了，本租與一個部居裡官兒住的，月前他放了外任，昨日料理清楚，攜眷出京，所以房子空了下來。到後有四五進住宅，外有群房，想者香不過一房家眷，也很夠住的。」王蘭聽說，喜得作揖不止。連呼「妙極！難得你有這麼一所房子，好歹讓了我住罷。你要多少房金，我都不少一個兒」。五官笑道：「你不是胡塗了，難不成我還與你計較麼？你愛住，明日即搬了進去。倒是先叫人去房子裡看一看，該何處要收拾的，卻要收拾。非是我說句小器話，那收拾的使用，我卻不問了。」王蘭忙道：「你不要問，自然我去收拾。」

伯青在旁笑道：「好了，五官真算者香一個知己朋友。此時給房子他住，比送什麼貴重東西與他還要日占實些。可惜我們沒有市房，這分人情面卻被五官占了頭籌兒去。非但者香感激，柔雲那邊也要感激的。說起來連我們都要感激著你，省了日日受者香的聒噪。他近日為尋房子都急瘋了，不說他尋不出住房，反怪我們不代他盡力，可不是笑話麼！」王蘭笑著，在伯青頭上打了一下道：「小見頭，連你都打趣我起來。你不要得意，我多有處報復得著你。」即向五官要了匙鑰，交代跟來的家丁，到東城外房子裡去看，「該有那處收拾的，趕緊裱糊」等等，「我在祝人老爺處，待你回信」。家丁答應去了。

五官又留伯青，王蘭吃了飯，方同著伯青回至江府。那去的家丁，早已轉來道：「房屋看過了，沒有什麼要收拾的處在，連裱糊的地方都還有半新，可以用得。就是動用的物件，以及陳設器皿，卻一點沒得。請爺的示下，如何措辦？」王蘭道：「你看那裡該用什麼，即去添置。別處都叮將就，惟有新姨太太房內卻要華麗些。你開個賬上來，我兌價與你。」家丁應著退出。王蘭在書架上取過一本曆日，擇定八月十三日，是大好吉日進宅。並約伯青等人，此日到新屋裡去。伯青道：「不用你請，我們都要來恭賀的。」

王蘭又坐了半晌，方回轉洪府。先在洪鼎材夫婦面前，假說從龍約他到天津訪朋友去，大約十餘日方可回來。洪夫人因秋節在即，不欲女婿遠出，又不好深阻，只說姑爺早去早回。王蘭到了房內，也與靜儀小姐說明。

次日，即搬至舊尚處住下。三日內，已將各樣陳設物件置辦齊全。先一日，王蘭即移至新宅，見屋宇果然高大，新房內收拾得神仙洞府相似，又叫人四處張掛燈彩。洛珠就在從龍處起身，宛如迎娶大禮一般。只不驚動外人，那兒家至好朋友，伯青、從龍、二郎、漢槎等四人，都早為請定，他們公送了一分賀禮。是日清晨，伯青等四人約齊，一同過來道賀。少頃，柳五官亦至。王蘭叫了一班清音，在廳前吹唱。

且說雲府那邊程婉容小姐與林小黛代洛珠開臉，穿換公服，叫僕婦扶著洛珠在內堂上轎，一路上也用全付執事，提燈高照，粗吹細奏，亦覺熱鬧非常。

到了新宅門首，三聲雲炮升空，將人轎抬入中堂。僕婦們扶出洛珠，先一人拜了天地祖先，然後方請王蘭交拜，合巹已畢，送入洞房。上下人等，王蘭一概都有重賞。

外廳上早點得燈燭輝煌，當中擺了一席，伯青等五人挨次入座，王蘭末位相陪。酒數巡後，從龍道：「者香今夕大喜，且又素願頓酬，可謂雙喜。我等焉可無詩以志今夕。」伯青接口稱好，二郎道：「在我的意見，不如大家填詞一闕，似覺比做詩新鮮些。你們以為何如？」從龍道：「尤妙，即從我填起，不佳不切者，罰酒十杯。」回身叫人取了筆硯，安置席上，眾人俱停杯思索。不一會，次第寫出，柳五官取過先看從龍填的一闕，道：

燭影光凝，簾旌初啟，寶鼎香焚繚繞。月魄涵輝，映長庭清皎。看今夕，道是蕭郎弄玉相會，地久天長偕老。幄繡鴛鴦，露丰姿妖艷。步瑤階，宛入蓬萊島。三星照，軟語慇懃禱。但願世世生生，結齊眉常好。樂風流豔福人間少，綢繆意，莫放秋閨曉。先兩日早占佳期，惹嬌娥妒惱。右調《拜星月慢》

眾人聽了，齊聲贊好，「而且貼切時事，一絲不浮，的的是八月十三日的景致」。

五官又念伯青的一闕詞，道：

銀蟾光滿，花影紅搖。文窗睡鴨香焚，猶憶重簾捲。憑亭檻，攜手軟語頻頻。含愁微露雙蛾鎖，叮嚀處何厭諄諄。回頭指鴛鴦穩宿，笑顰百樣宜人。最堪愛挑燈坐，記情酣戲鬪，玉齒纖痕。提起從前事，無端離合，總是有前因。問天涯阿誰知己，能如彼柔婉溫存。恨盼煞遲回日影，偏也不近黃昏。右調《五彩結同心》

五官接著又念二郎的一闕詞，道：

開軒最愛中秋月，皎潔正當天。屏張孔雀，堂開翡翠，共坐華筵。禱詞低訴姮娥，願我人月雙圓。三生今夕，齊眉百歲，天上人間。右調《人月圓》

眾人亦贊好不絕。

五官又念漢槎填的詞，道：

三生石上因緣結，天也安排，人也安排，好事今宵頓永諧。海棠沉醉風前懶，郎亦多才，女亦多才，漫叫花陰曉漏催。右調《彩桑子》

漢槎道：「我向來不工於詞之一道，前日偶翻閱古人詞句，覺其淺近處尚可領會。今日屈於楚卿之令，勉強填了一首，不知音調可諧，作法可合？」從龍道：「初學能有此妥洽，將來不患不成名手。子騫若再精於詞，真可與愛卿工力悉敵，不至讓他獨步佔先了。」漢槎笑道：「你們說我即說我，何苦每次說到我，都要以愛卿作比較，是何意見呢？」伯青道：「何以我們言及子騫，即不忘愛卿，言及愛卿，又不忘子騫。只怪你兩人太好很好了，叫我們不能顧此舍彼。」

二郎即叫人取過一幅花箋，囑五官將四調詞工楷謄上，貼於新房內。王蘭道：「蒙渚兄惠題，頓令蓬室生輝。但中多謬贊，恐柔雲與我皆不克當。」二郎道：「何以見得？以你之風流倜儻，以柔雲之流麗端莊，足稱一對名實相符的好夫妻。只愧我等才疏，未能描寫到十二分淋漓盡致的地步。你反說起不克當來。」從龍道：「你二人皆不用謙遜。我們坐坐也該散了，不可耽誤人家良宵美景。」眾人同聲稱是。復又傳杯遞盞，痛飲了一會。時已三更，伯青等五人起身作辭，各歸私第。

王蘭送出眾人，回至後房，見洛珠早除卸殘妝，坐在燭光之下，愈顯得媚態橫生，令人心蕩。王蘭命退眾女傭，攜洛珠入幃，成就百年好事。他二人本為舊雨，又係新婚，更添一倍恩愛。

次日，王蘭走謝眾人已畢，從此即杜門不出。一則因假期未滿，二則恐洪府的人見著不便。連貼身的家丁三桂兒，都叫他足不出戶。惟日伴洛珠玩耍，或畫眉窗下，或閒話閨中，敲棋聯詠，犀笛徵歌，無樂不作。真乃占盡人間豔福。

到了中秋這一天，正是三朝，又請了伯青等人飲了一日酒。自是三兩日，即邀了伯青等過來小聚。洛珠亦常提及他姐姐終身的話，王蘭道：「此事須緩以圖成，若欲速則不達。況伯青是有父母的人，萬不能不稟請而行，非我與楚卿可比。好在一兩午內，伯青即要告終養的。那時我等也要請假回籍，即當設法婉稟祝公，那才穩妥。你便中可寄一信與晚秀，囑他不要愁煩，這件事都在我們身上，斷不置之膜外。」洛珠聞王蘭說得近理，也不好過於催迫，只有暗中作了一札，寄回南京與他姐姐慧珠。

轉眼王蘭假期已滿，一前兩日即先至洪府說甫從天津回城，又去銷了假，仍舊入值辦事。但不能常宿在新宅內，或隔一二日即托言公務冗煩，不能回來或說在友人處夜宴。初時靜儀小姐並不介意，日久未免生了疑惑。凡王蘭說辦公的日期，問到父親都不

知道，甚至這日連一件公事都無。又問跟隨的人在何家宴會，多言語支離，吞吐不明。靜儀亦是個有心計的人，曉得其中行了事故。

這一日，王蘭又說出門赴宴，囑咐靜儀不要久待，遲則即不轉來了。靜儀口雖答應，卻暗將平日跟他出門的人換了下來，另外遣人隨王蘭去了。偏生這幾日三桂兒亦在府內，王蘭恐人看出破綻，出門都不帶三桂兒去，只帶洪府一名得用的家丁，卻背地買通了他，不許多講。今日見換了人跟隨，只道那家丁有事牽絆住了。王蘭做夢也想不到，靜儀要拷問他兩人的口供。

靜儀見丈夫已去，即將那家丁與三桂兒一齊喚入後堂。靜儀見他兩人進來，突然變色道：「姑老爺近日在外做下一件瞞我的事，我久經訪問明白，只可惡你這兩個該打死的奴才隨著主人串同一氣，單只瞞我一人。今日好好直供出來，饒爾等狗命，若有半句含糊，即刻請老太爺送到刑部裡，活活處死你這兩個奴才。」三桂兒等正在疑慮，喚他們進來有何話說？忽聞靜儀劈空問及，又偷看靜儀怒容滿面，形似夜叉，情知走露風聲難以隱藏。

兩個人爬上幾步，將帽子除下，在地上雙雙碰頭道：「小姐的明見，小的們實係不知姑老爺做了什麼瞞小姐的事。即作姑老爺做出什麼事來，還與小的們商量麼？小的們是奴才，也不敢過問主人的事。小姐既知道姑老爺做的事，即請問姑老爺就是了。小的們要求小姐格外開恩。」靜儀冷笑道：「好兩個利辯的奴才，推得乾乾淨淨，就像一點影響都不曉得，反叫我問姑老爺去。你兩個人平日是專於伺候姑老爺的，不問你們，倒問誰去？三桂兒是他主人南邊帶來的，多年的心腹，瞞我尚情有可恕。你這奴才吃的我洪家飯，反向著外人欺你小姐，論理即該處死。」

回頭對眾婢道：「你等去請了老太爺來，先把這背主忘恩的奴才送官究治，然後再辦三桂兒。雖說你是你主人帶來的，可知我是你主母，也辦得你。」

那家丁聽了靜儀的話，回後一想道：「哎喲，我好胡塗呀！果真我一千年是洪家的用人，日後還要靠洪家吃飯的；就作姑老待我甚好，也不見得即帶了我去，我何苦替他欺瞞自家小姐。」想罷，連連磕頭道：「小姐請息怒，小的直說了。這是姑老爺做的事，並非小的引誘。」遂將王蘭如何帶了洛珠入京，如何賃屋另住的話，從頭至尾細說一遍。把個三桂兒急的在旁搔耳撓腮，又不好止住他不說，暗暗跺足道：「主人你錯使用人了，他到底是洪家的人，不比白幼跟隨，可為心腹。若是小姐單問我一人，今日拚著打死我也不肯直說出來。」

靜儀聽那家丁說畢，早氣得眼紅眉豎，又問道：「帶了那娼根進京安置在誰家的？不能一入了城，即有這處現成的房子。」家丁道：「借在雲大衙門內的，就是八月十三，那一日亦從雲府娶過來的。」靜儀點頭道：「怪不得，他那一班朋友如膠似漆的，都是一起狐群狗黨，狼狽為奸的東西。」轉身又問三桂兒道：「他所說的這些話，可有冤屈你主人沒有？」三桂兒低著頭道：「小姐恩典，好在他已回明了，件件都是有的。」靜儀睜著兩眼，望了他兩人半晌，鼻孔內「哼」了一聲道：「你這兩個奴才，該問什麼罪呢？」即吩咐女婢等傳話外面老總管，將他兩人好生管押，不許一步走開。女婢答應，帶了二人出來，交代了總管家丁。

粹儀坐在房內愈想愈氣，即起身走到中堂見他父母，商議此事。恰好洪鼎材夫婦正對坐閒話，忽見女兒怒形於色，忿忿的出來，老夫婦很吃了一嚇。靜儀上前給父母請了安，在洪夫人肩下坐了。洪夫人笑道：「你又有什麼不悅，氣得這般顏色？」靜儀聽說，不禁一陣心酸，滔滔淚下，將王蘭如何瞞著他娶妾，現在另自居住的話，細稟父母。又道：「並非女兒吃醋，不容丈夫娶妾。大人家三妻四妾，十二金釵也是有的。爭奈女婿這般行為，甚不合理。他全沒有半分結髮之情，將來女兒還怕不落在他們圈套裡麼？定要磨折殺了，要望父親母親作主代女兒想個出頭之計。不然女兒與其死在人手內，莫若死在爹娘面前，倒還情願。」說罷，放聲大哭。

洪夫人聽了，搖頭道：「我兒不可如此執性，凡事都要歸情理上說。丈夫家有妻有妾，不為過分。況女婿先妻後妾，亦不為越禮。他既怕你說話，瞞住你另尋房子安頓，你也只好佯作不知，惟有格外曲盡為婦之道，或可感動其心，待你加倍情愛。而且女婿亦是個明理的人，即是置了妾萬分寵愛他，也不至磨折殺你。你若一味恃蠻尋鬧，愁的女婿老羞成怒，那時反不好收場。就叫丈人丈母一定說女婿不應置妾，這句話亦難出口。我兒你是知書達理賢慧的人，各事總宜三思而行，不可苦壞自家身體。少停兩日，待為娘的相機而說，勸女婿一番，看他如何答我。」

洪鼎材初時聽他女兒所說，早氣得七孔煙生。又聞夫人全是勸女兒忍耐的話，卻不怪女婿，反怪女兒過於性急，也不等夫人說完，即大聲連呼可惡道：「你真真老毒了，王蘭那小畜生，狂妄自專，天下人都不在他眼內。今日做這件事，非獨欺負我女兒，亦甚蔑視你我。娶妾不妨，難道不該與我家說明麼？不知我女兒怎生挾制他，又怎生狠毒待人？他所以才瞞著我家賃屋納妾。這個名聲傳說開去，女兒固擔不賢之名，你我做岳父岳母的也要惹人議論。女婿本不敢十分放肆，都是你們平時作釀出來的。我的兒不要聽你娘的話，既然丈夫葬送你這不賢聲名，你爽性鬧他一鬧，大家都不得安穩。最好你今日就到新宅裡去，將這娼婦羞辱他一場，問他究竟算個什麼人？料想你丈夫也不敢奈何你，他總不能身擔寵妾滅妻之名？他果真難為了你，自有老子作主，問他可要這個前程了？不怕他具通天手段，也難逃公論。我只當他放了一次差回來，該懂點人事，那知分外無知。若不屈抑他一回，太覺我洪家可欺了。」

一席話正中靜儀的心志，好生歡喜，止住悲聲道：「女兒也想與他拚一拚，借此出頭。因未稟明父親，不敢造次。既父親如此吩咐，女兒即去，不然恐他得了風聞去做手脚。」遂起身回房收拾，又叫女婢傳話外面備轎，「把三桂兒等帶著領路，你們也全行跟了我去。」洪夫人見他父女說得高興，全不顧情理，又知阻擋不下，長歎了聲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隨你們怎樣鬧去，我從今再不過問。但是聞閣千金開口即說要鬧，卻成何話說？亦有這樣糊塗老子，反縱容女兒去鬧。我只怕這一鬧反下不去，那時方悔之不及。好在你們說我老毒了，竊恐我的兩句老毒話倒有點意味。我若多說，又要怪我作釀女婿了。」說罷，賭氣回房。

他父女兩人正在盛怒之際，那裡還聽洪夫人的話，也不答他。少頃靜儀穿效已齊，復至中堂來見父親，洪鼎材又囑咐先到雲府詢個清楚，「將你去的一番意思，告訴雲家知曉。然後再往新宅，此謂先發制人，兼使雲家自家慚愧」。靜儀答應，走出火巷口上轎，眾婢也各自坐了小轎，又叫總管家丁押著三桂兒等兩人在前引路，先向雲府。

不一會，到了府前，男家丁搶一步前去通報。程婉容聽了甚為詫異，對林小黛道：「王雲兩家雖係世好，內眷卻未通過往來。今日洪小姐忽然來此，其中必有事故。」小黛道：「且去迎接他進來，見了面自然明白。」婉容笑著啞道：「我把你這臭蹄子嘴擰破了你的。我豈不曉得，見了面自然明白，不勞你提掇。我不過背地度量，他突如其來為的什麼緣故？倒引出你一句冰冷的話來。」小黛笑道：「誰叫你問我的？不用說閒話了，尊客到了好久，〔已〕經下轎，不要與我鬥口，怠慢了尊客。」兩人忙出堂來接，恰好靜儀下了轎，眾婢簇擁進內。程林二位夫人迎入中堂，行禮已畢，邀請入座。彼此各敘寒暄，靜儀又問了小黛，方知是馮二郎的夫人。遂起身對二人萬福道：「小妹今番造次晉謁，非為別故，只因有一樁不明白的事，要請問二位姐姐。」二人忙立起答禮，復又坐下。

程婉容陪著笑道：「姐姐請吩咐，小妹等願聞。」靜儀遂將訪得他丈夫置妾，刻下另尋了房屋居住。娶的這一日，「據聞由尊府這邊起身，又闖入京的時候亦先寄頓尊府。想此女根底，尊府都該盡知其細。非是小妹不顧羞恥，不能容丈夫娶妾。但是瞞著我做事，其中顯有情弊。是以小妹斗膽過來問個切實，望二位姐姐原諒。再者娶妾亦是尋常之事，京中若大地方，還怕沒有出色女子？定由南京攜來，是何緣故？況聞此女是青樓出身，這種人未必能守閨訓，怕日後做出傷風敗俗的事來，豈不有玷家聲！故而小妹愈不得不問個澈底澄清」。

程婉容聞說恍然大悟，「我料他此來定有緣故，原來這件事被他識破了」。正欲回答，旁邊早惱了林小黛，不由得滿臉通紅，氣上心來。因為靜儀說到青樓出身的女子，不守閨訓，必然做那傷風敗俗的事。小黛不是從青樓出跡，也就罷了，所謂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。忙接口道：「姐姐真乃明見萬里，就是姐姐今日不來，小妹等正思日內親往尊府，告知此事。日前王人人帶了此女進

京，要借住我處，因為皆是至好，不便推卻，留他住下。孰知此女太不似人，信口開河，住在敝處約有半月，每說到他們青樓中，閱人雖多，倒能參透情天欲海不過如斯，反可堅貞自守，惟有名目低微些。若論名門巨族的千金小姐，偶一失足作出事來競有不堪設想者。你想這些話，可令人生氣。小妹倒也罷了，程家姐姐的肚皮都被他氣裂了。因礙著王大人面上，只好忍耐。非是小妹攬掇姐姐，此去倒要結實的給他一個利害？他以後才知道人事，不敢亂說，誇獎自己，卑貶他人呢！」

小黛句句都是罵的靜儀，他如何不明白，白知失言，只圖罵佈洛珠暢快，不料敲弓擊弦傷了小黛。頓時臉紅耳赤，萬難久坐，只得起身作辭道：「小妹今日輕造尊潭，殊屬冒昧，容改日再來謝罪。暇時還要請二位姐姐過去，飽聆雅教。皆因此女聞在尊府棲止多日，其中恐繆轉，不得不來請問一聲。所以告罪在先，千祈勿怪。」婉容道：「姐姐說那裡話，小妹更覺惶恐了。若知王大人瞞著姐姐的，理當送個消息，反勞姐姐辱臨，小妹等身上早擔了不是，亦容改日踵階謝咎。」彼此又謙遜了一會。程林二位夫人直送至二廳，見靜儀上了轎，方才回後。

林小黛道：「那裡來的這種冒失鬼，你氣丈夫娶小拈酸吃醋著，不得關別人什麼事：沒有說了幾句話，即開口傷人。我久聞他是個悍婦，若不教訓他一番，他還要自尊自重呢！也不怕肉麻。」婉容笑道：「罷了，你發作的話他也夠受了，若是我卻說不出來呢。雖說他不好，你亦未免言之太甚。」小黛頭一扭道：「什麼叫做太甚，他來意不善，即怪不得我。明知他此去尋洛珠淘氣，故意恹他一恹。好在柔雲也是個可兒，他今番去了，斷不會討好。我們放長著耳朵聽笑話罷！」

不說程林二人背地議論。且說靜儀出了雲府，吩咐三桂兒等領路，向新宅裡來。坐在轎內愈覺懊惱，原是到雲府內問個明白，兼之訴說自己來意。不料反受了小黛許多言語，又係自家理屈，只得隱忍下這一口氣無處發洩，惟有到新宅裡將那媚根出氣。不一時，已至門首，轎前家丁正欲進門去說，早被靜儀在轎內喝住，命將轎子一直抬入內廳下肩。那兩邊門凳上坐有許多的新來家丁，忽見一乘大轎，後隨無數小轎，邊了門直向裡走，不知是誰家宅眷。一個個站起，又不好上前阻擋，一回頭見三桂兒與那同伙的家丁也跟了進來。眾人忙扯住三桂兒問道：「兄弟，這是那家府裡來的，怎麼你們也跟著廣？」三桂兒忙附著此人耳畔，低低說了幾句，叫他「速速進去送信，洪府裡大小姐來了」。

那人很吃了一驚，急忙轉身在人叢裡擠進，從火巷內抄近飛奔後堂。見王蘭正同洛珠對坐著棋，兩個婢女蹲在石上說笑。那人急走近王蘭身畔道：「回爺的話。」王蘭因一角棋腹背受敵，出神凝想，驀地被那人嚇了一跳，正欲發作。那人遂一門氣將靜儀來的話說了，又道：「轎子已進二門，速請示下，好去預備。」王蘭聞說，頓時手忙腳亂，推開棋枰，站起道：「他怎麼曉得到這裡來呢，是誰多的嘴？」那人道：「三桂兒領了來的。」王蘭跺足道：「可惡這狗才，他竟敢壞我的事麼！你們也胡塗得很，不該讓他進來，就說這裡不是。」那人要笑卻不敢道：「三桂兒已同了太太一路來，還賴得去麼？」又見第二起家丁上來道：「人太太已在廳上下了轎，要進來了。」王蘭聽了分外著急，惟有抱怨他們阻擋。

洛珠在旁從容起身道：「他既來此，自然是訪實了，又州著三桂兒引線，料想擋不住的，你急也無用。況他此來，斷非普白干休。若見了你反不好說話，你且暫避，待我去會他，自有主見。」一句話提醒了王蘭，連稱「好極！」人踏步止入後進，心內卻放不下如何結局？囑咐家丁在此打聽，「我到江府等信」。說罷，繞至火巷出後門去了。

洛珠見王蘭已去，叫人將外間所有王蘭幾樣用物全行收過。又令眾家丁在階下伺候，恐來人動蠻。早見一簇女婢扶擁著靜儀進來，洛珠故作驚訝，連問是誰？靜儀一見了洛珠，人材美麗，裙襖鮮明，心頭無名火早衝起十數丈高，那裡還顧青紅皂白，指定洛珠大罵道：「你這狐媚娼婦，膽子有多大，好容易就這麼安安閒閒同著男人住在一處！論理即是我家娶的妾，也該來謁見我，盡其小婦之道，尚情有可恕。娼婦，我到底問你，這樣不明不白究竟算我家什麼人？」說著，早至堂中坐下，吩咐眾婢道：「你們入內將老爺找出來，說我在此。倒要看他有何顏面對人，再者亦要問他，這個娼婦是我家甚等人？」

洛珠初時原欲俟靜儀入內，看他若何動靜，好用言語打發他。今見他一來即破口痛罵娼婦不絕，不禁勃然火怒，變色道：「你們這班該死的東西，我家不認識的人，也亂放了進來。況且不知那裡來這個瘋顛婦人，無故到人家來信口詈罵，難道沒有烏珠子麼？看看可認識得我，又亂說什麼請老爺出來，是誰的老爺呢？不成自家沒有丈夫，到人家來找老爺麼？看這婦人，倒像火人家出來的，何以這般不成體統，不顧羞恥？你們將他攆出去！」罵得階下眾家丁，都不敢開口。

靜儀直氣的癱在椅上，回頭叫眾婢道：「這姐歸還了得，天都反了，竟敢罵起我來。你等與我揪他下來，捶死他，有理再說。」眾婢見洛珠鐵錚錚坐在上面一毫不懼，而且又沒見王蘭，何能用武？內中有幾個年長解事的，近前低低道：「小姐，沒有抓著人家把柄，老爺又不在此，何以見得就是。莫若將三桂兒喚上來質認，他即無詞可措。」靜儀聽了，一迭聲的叫三桂兒。

那知他兩個人，明知都要叫他們上去，又聞王蘭早已走開，洛珠必定翻過臉來不認，小姐定見叫我們上去質實，真真叫個說也不好，不說也不好。能得罪那一邊呢？兩人商議停當，趁著人眾忙亂之際，洪府總管家丁又去小解，他們早一溜煙跑到江府暫避。待這件事鬧定了，再作計較。連那個家丁此時也追悔不及，「雖說我是洪家人，到底不可得罪姑老爺，怕的窄路相逢，放我不過。好在我說明此事，不為欺負小姐，不上去質實，亦算報效了姑老爺」。所以亦同三桂兒走脫。

女婢出外半晌，進來道：「三桂兒等兩人，早經溜去了。」洛珠聽得帶來的眼線已走，心內暗喜他沒了把柄，益發拍桌敲台，高聲大罵說：「我也不認識你是誰？好端端闖到我來，是何緣故？可知禁城之內，容不得你這些混賬女光棍胡行亂鬧！」靜儀聞三桂兒等已走，王蘭又不在座，又見洛珠花容鐵青，自己反無了主意。早軟下了一半道：「你不要嘴強，難道我不訪實就來此麼？你是我家老爺由南京買回來的，瞞著我私住在外。此時你將老爺藏過，容你抵賴，少頃自然還你個實據。」

洛珠呼冷笑道：「哦！怪不得，說了半天才有半分明白，你家丈夫瞞著你娶小，你疑惑是我這裡，所以才與我鬧的。你可知我家是何人氏？第一件誣良作賤，你即不得過去。也罷，我太太姑容你去搜尋，若搜出你丈夫又怎生說法，搜不出你丈夫又怎生說法？」遂喝令眾家丁看守前後門戶，「他若搜不出人來，休想走脫。你們再領著他四處搜去！」

靜儀心內已有兩分著慌，想道：「難不成我委係尋錯了，三桂兒那奴才有意給苦我吃的？」又轉想道：「他定將王蘭藏過一旁，故意的詐我。不要上了他的算計，好歹搜一搜再議。」硬著頭皮，命眾婢「用心四處搜尋，若見了老爺，切不可放走了他」。眾婢聞說，即往前後尋找，甚至柴房裡夾道內都搜尋遍了，毫無蹤跡。靜儀也留心察看，或王蘭穿換的衣服，使用的物件，有了一件即可為據，誰知竟尋不出半點來。眾婢搜了半晌，轉來道：「各處都搜尋過了，實在沒有，想必老爺今日沒行來。」

此時靜儀心中分外著急，又走不脫身，癡癡的坐在倚上呆想。洛珠道：「你們都搜過了，是真沒有你家老爺。可見你們一起人洵是女中光棍，借端訛詐。今日偏生尋到你祖太太頭上來了。」遂吩咐階下眾家丁道：「你們著兩個人到老人人府裡去稟明此事，請老人人加會刑部裡派兩名兵役來，將這班女光棍抓去審問。」

階下家丁人人得志，無不暗贊洛珠有膽，又暗笑靜儀，今番怎得脫身。聽得洛珠吩咐，一齊答應道：「不用小姐囑咐，小的們已經差人崇老人人去了。還了得嗎，問這班女光棍有多大膽子，都欺負我們家小姐起來？好笑，還裝得這麼有體有面的。」洛珠貼身兩名女婢，也走過來對靜儀道：「你這位奶奶敢是活得不耐煩了，怎生鬧到我們府裡來？你亦有兩個耳朵，打聽著這裡可能容人討野火麼！又係無中生有的事。還不趁早求我家小姐，不然請了老大人來，那才真不得了！你這位奶奶，究竟姓什麼？看你似好人家模樣，怎生想做這些買賣，難不成真是瘋子麼？」

眾男婦人等言我語，說得靜儀無地白容。又聞眾人稱呼小姐，又說什麼請老大人來，眼見是上了三桂兒等當，真尋錯人家了。卻怎生收得起科來？心內又愧又怕。眾婢也聽呆了，又見靜儀現出懼相，他們分外沒了主意。怕的當真究辦，小姐可以無礙；我們是吃苦吃定了。只得一齊上前，向洛珠請安道：「小姐且清息怒。實係我們家小姐是尋找我家姑爺私娶的妾，不知怎麼誤入你小姐府內。主人冒犯之處，嬌子們過來請罪。況且我家小姐亦是有體面的人家，你家老大人就該知道了，此時卻不便說出名姓。」洛珠聽了、又好氣又好笑，裝著滿面的怒容，一聲冷笑道：「據你們說尋錯了，誤入我家。那也不妨，進門也該問個三長四短，怎

樣人都認不清楚即火闖人罵起來。難道我就白受你們一頓糟蹋麼？到底你家姓什麼，是個甚等有腳力人家，擅自欺人若是？」

階下眾家丁也趁勢收場，一齊上來道：「既然來人說明誤走到我們府裡來，還求小姐高抬貴手恕了他，亦不必追問名姓，給他個體面罷。」眾家丁又做好做歹，催促跟來眾婢，「還不伙同你家這位奶奶走罷，少停老人來，那就真了不了」。眾婢此時早嚇得昏天黑地，也不由靜儀作主，攙起他來，急急出了後堂。連聲喚轎夫抬過轎子，將靜儀推入，眾婢亦上了轎，飛風去了。外面洪府眾家丁，也被新宅內眾人言三語四的數說了一陣，正摸不清頭緒，忽見小姐上轎回府，眾家丁亦忙忙隨著同行。

到了府前，靜儀出了轎，一路放聲人哭，來至後堂只要尋死。把洪鼎材嚇得不知何故，細問眾婢，方知尋錯了人家？受了三佳兒等的哄騙，女兒反挨了一番羞辱，幾乎鬧出人事米。現在三桂兒等又逃脫了，究竟這個人家，未知是與不是？卻暗恨女兒太為孟浪，怎麼進門的時候不問個清白，即如是的，見沒有王蘭在座，都要拿著一樁把柄，或問明了，方可發作。此時又不好埋怨他，見他已哭得淚人一般，反用好言寬慰。命眾婢服侍小姐回房歇息，「此事交在我身上，總要訪個水落石出」。

又將眾家丁叫上問了一遍，又問可曾細詢四鄰，到底是否？眾家丁道：「彼時小的們皆在外面，只聽得裡間吵鬧，他家人手又多，不容小的們入內。後來見小姐出來，也只好就跟回來了。小的們亦受了他家多少挫折，卻沒有想及去問四鄰。」洪鼎材聽了，大罵道：「你等這一班該死沒用的東西，些許小事都訪問不出，叫你等跟去做什麼呢？反丟了自家面孔，難不成你等是啞子麼？問一問四鄰，即知底細。這點小見識都沒有，還算人嗎？限你們速去再訪問是否？即如不是，亦要訪問是甚等人家？俟辦過這件事，再與你等算賬。」說罷，又使勁罵了一頓，忿忿回後。

眾家丁齊稱晦氣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，跟出去受人家的氣已經難處了，回來又不討好，說不得我們仍要去一遭。倘然是姑爺的小婆子家，有意詐嚇我們。即加倍給他一頓氣受，把那小姐婦揪出來撕碎了他。拚著不在這門裡吃飯了，好讓他們丈人女婿吵窩子去。」眾人退出，少歇片刻，又往新宅左右鄰舍人家去訪察。未知可訪得出實在信息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